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七首

阜民樓記

新安爲　高帝南輔頁首善而嚮文明地重民稠宜必得良二千石歲丁丑畢計　上命禮部尚書郎徐成位出爲郡大夫既及下車孳孳務奉天時繕地利以興民事頃之境内大治乃進諸父老相與蒐未墜飭未周諸父老旅進曰天有分星地有疆理民有謡俗有土者主之三者恒相因而地爲政君侯畫地而

守天人之徵應繫焉郡治則專城之居四境之極也爰自考卜以迄于今其星紀則應斗牛其人文則當鄒魯重以僻居罙阻生聚不可勝原化居達于四方絃誦聞于比屋庶而富富而教亦越千有餘年閎極而宣此其朔也乃今仕者接衽于朝而野多遺逸農者畀力于田畝而樂歲嶅嶅游民之習兢而本業日偷轉轂之途窮而末富日損以今視昔不啻日中君侯第察形家者言願與境內更始郡大夫敬諾周諏而得歙人陳正言正言之言曰郡名山自西南來揭天都趨大鄣略叢山而東也環千里爲䵷蜿若蟠龍

郭之東則障問政峽飛山聚而爲五星標而爲北斗
纍纍而下大陽都之即故郡三遷此隩區也第瑕瑜
不掩地無全功左山右谿反張而駃槪諸得水有遺
論焉且南面浙江則紫陽蔽之矣北負大川者四薄
西郭而會練溪故事闢西郛爲阜門命曰朝水蓋將
補其不足輔相地宜此非形家之般倕宜不及此且
也太陽金象其方在西就郛而門其辰在酉負乙而
立其受在辛辛者新也翕受之則爲日新西者有也
重積之則爲富有富有日新金德于是乎王矣顧廢
者三十年所遺址在焉有其舉之宜仍舊貫郛外故

皆斥地令則民居擁塞其間是宜爲樓乃可以壯形勝經曰審其所廢其謂是與郡大夫憮然曰守土而有利於民不憚謀始矧茲求舊守何讓焉既而曰是役也寧以利民而終毋寧以厲民而始乃出諸小辟使受功布令而誓之曰爾曹當罰金毋煩筦庫之士某入材木某入塼埴某入供需遂徧告諸倅君諸令君皆曰惟命乃屬郡從事爲植不旬月而樓成則以不佞故嘗受事職方幸而問名於不佞竊惟舊制得矣其稱名也不揚請更之其曰納右舊制痺而易達令出民居而冠以樓長民者將導利而布之民六府

脩而民生厚矣睠焉西顧其曰阜民不侫聞之孔孟
不狎以利言斥自封耳乾曰美利坤曰主利非是則
不施不生不施不生乾坤或幾乎毀矣天生民而立
之牧直將以利之因地之利以利吾民自虞帝以來
率用此也故潤萬物者莫善于水成萬物者莫善于
秋納上善以秩西成地道彰矣長民者之在是樓也
遊豫云乎哉書雲則登餞日則登省方則登省歛則
登凡所以利濟元元不遺餘澤自上下下其有不阜
者幾希饗其利而民得之利用安身在是矣都人士
之出入是門也蓋將自納于有方士而有方隆禮由

禮之謂也地道尊右自下者反之江河雖左納于百川以其卑也天地之左海愈益卑卑其斯以爲百谷王盖卑而不可踰矣新安山峭厲水清激都人士率喜自負務多上人故士角名賈角利訟角健鬬角很齋用角芬華角角而勝則右不有不勝則左不宜矣藉令祖左海而爲之下固將無所不容九年之浸不加盈十日鑠之不加涸夫惟不自右也孰能出其右哉如是而協地宜天人得矣郡大夫曰善是可以播告方來於是屬不佞門人程本中書樓書門友人周天球書石

遵晦園記

海陽有萬家之市曰屯谿其以貲雄市中曰朱氏介夫故儒生也長而客東海以原嘗季劇聞子俊父既受業大司成則依介夫而學東海介夫謂俊父而不聞而祖曰討而翁而訓之乎即而翁不能讀父書蓋舍業而當室耳乃今留滯東海僅以節俠終焉世祖徽國文公壹以躬行孝弟爲務孺子歸矣其就里爲塾延師儒冠山爲祠祖徽國惟是先世之寢廟在而奉烝嘗毋氏在而奉甘旨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歸而求之有餘師毋皇皇吳越爲也俊父唯唯于時介夫

游道日廣吳越士大夫爭趨之人有急赴介夫往往傾身而脫人于厄俊父念之深也則從容而風介夫始大人釋經而事魚鹽則以康家步也日高舂耳中年而致不貲然諾重于千金斯其宜日中乎迨及耆年云暮矣諸賓客之游大人者其機伏其欲奢奢則不饜伏則不測要之市交者什九石交者曾不能什二三幾終而俟之懼將及也大人歸矣介夫艴然曰吾出居外客至則風生違言至則氷釋輿至則方舟可泳杖屨可撰江湖可相忘藉第令歸則故里猶墻面耳將安所寓吾目也俊父曰唯唯大人承大父志

爲祠爲塾訓子若孫善矣其地枕山帶水宜可爲園
乃今繚垣五百堵美箭千个嘉樹千章由此而增益
之宜可爲亭爲臺爲閣假令四方之客日至宜可居
種秫百石粳倍之宜可飲可飯池有食魚垣有豢豕
宜可佐客羞假令蹻足畏塗而即安居則故里賢矣
介夫未有以應也俟父乃就祠左趾爲振衣亭又左
而當脩竹之隩爲有斐亭祠後而挹山之坑爲浮紫
亭塾後近東爲天風閣塾之右得隙地爲槃臺園中
甃石除道可容巾車次石爲隄可容屐齒隨地布石
爲几席可琴可尊即次編竹爲綺疏可風可日工既

畢則謁予落之予曰園何名對曰正民未敢告成于家大人亦未敢請名于家大人公父執也公名矣余則以介夫祖事文公為祠為塾以開俊父俊父師事文公為園為亭為臺為閣將奉介夫以歸先後相成不倍世德命曰遵晦其誰不然且也介夫為南山之橋利用張俊父為南山之梓利用俯顧俊父之有漸于介夫也無寧俯而就之乎其在詩曰遵養時晦又一義也歲戊辰予東游海上俊父致意丁寧幸然公遇家大人第趣歸矣不旬日而介夫及于難予悲其不用俊父言俊父既孤内難横起正志忍性慎毋傷

考氏心父之良有司知名而郡相馮君周君傾慕尤甚始式其里既過其閭馮君曰文公若祖邪後父對曰然正民之先世則文公近屬也非胄子也然則若何祖邪曰先秘閣弁于文公爲大父行語在文公狀中則正民所自出也然則祠文公而不祠秘閣何居曰先民節之祠文公則以師後世即非所自出猶之祖也顧君侯之詰正民者良矣秘閣不可不祀于是爲當戶之祠則以祠秘閣尊祖也仍冠山之祠則以祠文公尊道也兩君曰善于是郡大夫崔公書棹楔曰忠賢祠馮君周君各爲志志之馮君止宿于祠獨

酌浮紫亭上脩爵無算其夜未央明月西流四顧寥廓馮君乃呼大白吾其以酒壽當揮戈遂更浮紫曰留月亭祠顯而園隱矣其後餘十歲家難始平俊父肅客曰公故名吾園惜無及于先子惟茲園亭臺閣悉惟公名疇昔幸而語正民異日當有記公既祥始至是天不棄先子而蔑其孤也竊惟吾大父好書吾父如之孤不才如大父也吾父好客卒以客敗無奪心孤不才願無踣于吾父孤且更始就祠後爲閣三達牖四面而中藏三世書比者肅客祠中懼其交相瀆也乃今鑿南垣一方爲草堂供客稅駕公其併記

之矣嗟乎祠顯而園隱尚安事園顧古之𧶘園率修祠事則祠在其中矣且祠以奉先爲義自義率祖則重之園以安老爲心自仁率親者所尤重也凡諸亭臺阿閣園之屬也申之二搆祖禰所嚮貫焉仁之取數多矣如其侘世系後遊觀是爲不仁後父不爲也

曾令君經野記

上讓故休寧之不令也則徙合肥令令休寧休寧自昔殷殷其民易使彼已務決裂重以比周由是從目者斷斷横目者廪廪上無法下無民矣曾令君以合肥顯至則埽而更之厲廉隅絕簧鼓于時斷斷者自

廢廩廩者幸自堅既及下車境内懸解君子曰善始此其敋敋易德哉吾第觀其久也久之略近功持大體先德禮後政刑不急人知不掠民譽君子曰政有章矣日計一詘歲計百盈茅考其成比三年而政成四境大治所部章什數上推賢惟令君　上最程書推恩如令甲其在鄉校丘里莫不絃而誦之歌而僊之令君俯僂而行慎終如始其上視也惴惴然如重負下視戚戚然如重傷幸而上下交相得也冲然如不盈即有善而人不及知徐徐然于于然亟自反而如有所不足君子曰政有心矣乃今而後獲令君之

心殆將殷萺父驅單父而奉中都爲中權漢循良無
論巳歲辛巳　詔有司經野制賦嚴如期令君亟請
緩之開國之籍未去也所部申令日至後期者坐不
共庶司皇皇爲内騷動令君則曰是在法皇皇何爲
乃博討而深求周諏而獨斷既踰月而始定章程列
八議上上官條二十事示境内則又曰法具矣是在
人邑三百有十里里爲圖圖有正則以馴謹者一人
職之小事從隅都質成大事專達郭以内合十里而
各爲隅隅有四其外合三百里而各爲都都三十有
三隅正治隅都正治都小事則稽于衆而決其成大

事專達然必擇可以使務得端靖長厚者一人職之如是而令之三申之五有衆咸作然後爲期日並履畝而赴工日有稽夕有報旬有會月有要具告幾終令君躬行周視路冕弗具車徒弗煩千里褁糧簞食壺漿弗敢進於是而繩不法飭不虔戮不用命比稅篤以次報成蓋經始於歲八月下旬迄歲十有一月而畢事故額邑土田以稅計者萬一千二百餘石以糧計者二萬五千五百有奇顧民田三壤而一則率以廣狹爲差官田籍出多門其則至百三十自今比而畫一則畝百九十步爲上田加廣三十步爲中又

加四十步爲下其賦更若一地視田加廣亦以廣狹爲差賦則官與民平官居什二三民居什七八先是稅糧千二百石失額而浮既籍則爲之核實黜浮視故額無所加損土田均矣明年民間當更版按舊版浮者且六千丁令君悉召三正赴叢祠與之約力詘則弛羸則張弛則雖丁壯不與張則雖老弱不復具日惟命力役於是乎平所部多令君課功首舉時群不逞以讆揬敗盖造僞印罔民財令君得左驗法渠魁餘從末㳳君子曰非直令君能也盖亦有陰德焉余度刵原營白岳窮率水匽脅山足跡幾徧四境所

至經界畢正比屋稱平要以佚道使民非令君宜不及此居常爲政非勝理則髖髀書若牛刀其於發硎何有乃今事鉅而煩令嚴而迫則大軏也令君恢恢乎有餘地此遵何德哉諸長老言令君得人焉爾矣是役也即令君不憚胼胝惡能家至而日見之即不必備惟其人惡能必其人人君子也聞諸孔孟有恒產者有恒心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故戶千鎰者建其正戶百鎰者陳其殿非都鄙鄉遂之良不授成非丘里之良不授專由是良者作氣不者革心借曰無恒無寧自急事半而功倍豈一手一足之烈哉有非

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令君是也余習令君久矣繩繩乎直將以學古承家孔門之策治平莫辨于大學有人有土財用出焉要其歸壹本于慎德令君之政舉則其人也得人則其德也居之以忠信行之以絜矩用人行政利用撫方國治而天下平皆是物也務明德而功不計其斯以為令君之心猥云非常直豪舉耳令君然乎哉令君名乾亨吉人也舉丁丑進士蓋名家子云

游黃山記

新都東出叢山關表天目西蟠白岳表九華南跱三

天子都靈山爲表由大鄣畧林歷直北而表黃山乘傳者率東西行南北則否所部倚辦司理比歲周行列郡中會計吏入朝司理無攝郡縣事日多暇則就余稱詩且進余二仲及潘生會郭山人次甫見客乃就東郭宰白榆社屬余長之其地錯鄣婁而屬斗山蓋聚星之義也畢計得代司理將泝秋浦歷姑孰而抵吳門余謂由黃山徑青陽去秋浦差近即罘阻寧令車轍避名山司理以爲然請受方鄉其駕中權太長者宰請舉社以從適閩二客與俱召善琴者許太初載之後乘余爲之部署定程期一息而宿竹魚庄

主余近屬再息而信泠風閣閣在衖中是爲余避詔所棲主余妻黨三發至矣止軒轅宮期至余帥六子先次竹魚庄司理越宿始行日中至則云東門氏相矣郡大夫相帥及相門重以尚書期後長者約新暑甚未及啐酒亟命徹之薄暮席堤上亭一艇繫垂柳泊堤下乃命漁人進艇舉網而漁有獲輒烹鮮急呼酒酒至而日入矣燭始跋宿閣中蓋垣外老梅一枝踰垣而拂西牖是爲梅花閣閣東小閣一東牖與修竹隣窻戶洞開少焉月當天而入队內余披衣起旋聞中閣鼾聲俄而羣囂起垣一方尋復寂寂詰旦知

余宗漢夜呼酒主人惴惴毋譟相君夢游宗漢屏氣
語曰主人勿憂憂則亟以狂藥喑吾口耳疇昔人各
分詠且以爲期旦日遞成獨莊靜甫後二三子蘄靜
甫遣一奚倚戶趣之靜甫大呼曰司理三尺謂何馮
子都窘我甚且殺我司理以期會先發余徑行次二
仲昇升挾宗漢從次太初挾次甫靜甫仲淹負方太
古龍鬚杖挂僧大安長生瓢至容成臺余宗人持酒
遮道二仲謝曰日旰矣少留且觴熱將不堪宗漢躍
然曰帝遺容成氏勞賓余天孫固當飲首舉瓢而釂
者六遂袒跣就車次甫故習酒家屋後鑿池方丈垣

外通流水畜游魚數十頭則與靜甫太初臨觀指巨者曰吾所欲也褰裳持小罟既獲就庖烹之余先抵絣中司理進次洽舍宗漢不衫不復臥車上揚揚過之羣小兒堵觀曰客何爲仲淹語曰故全椒令也皆拍手笑曰胡令若是抑鳳雛邪向夕相率至絣中司理既及下車諸蔣乃始嘗食司理息而就寢無用飧宗漢被酒深臥華陽館日高春始起匿樛木亭曰課詩未成當法酒司理笑曰瓢飲具在吾其爲君解酲命一奚餉青梅強之盡宗漢呼曰何物孺子日殺一人而後饜主人請流觴具曰可司理及余先至踞石

而引二觴衆未及行雨集皆反主人遞進舊醪悉苦其甘將易之含中日暮塗遠乃罷酒蚤起畢發余以目青獨留至則息駕叢林薄暮就湯池浴浴畢將據高石行酒禮曰進璣山人力止之毋深入虎穴司理笑曰嘻太甚山人固畏山君耶乃褰涉中流爲河朔飲酒益進失山人於是篝燈入軒轅宮候吏屬沙門治具酒甘如餳者客益苦之詰沙門曰若飲乎曰飲曰若飲能辨甘苦乎曰有如澠淄客正色曰佛法無飲若飲固當精令辨甘苦如澠淄宜必以不甘甘吾黨乃今吾黨苦矣何居沙門故戚戚若無所容聞客

言轉覺益甚仲淹爲之解曰客酒禪也既知酒且知禪沙門則禪酒也彼不知禪焉知酒客休矣司理語宗漢令君故豪乃今何默默也宗漢謝曰翔故任天放日飲而醉二三假令挾日一吟猶懼不給乃今程督如功令苛急如催科翔有裹足而逝耳夜分而寢門外聞虎聲司理笑曰異哉遂中山人之億質明導一比丘探故跡先白龍潭故游者率登釣臺下視不測比丘言此摩頂耳第以踵觀乃循石磴而下臨淵踸踔不能以步至則大呼奇絕司理賈餘勇從之挾二騶奴扶掖而下進寸退尺無慮三百步而始息胝

衆目難之二仲攜䄂遞下山人左顧而語潘生曰此有寶五其爲長房氏毋爲伯昏無人寶三折而雷三垂出就砥石臨潭上平衰視釣臺等衆纍纍下就坐命太初鼓琴仲淹笑曰其斯爲龍見乎見者吟則潛者否矣泝谿而探丹井得之中州井故弇口而淺中舊名仙臼余昔游而窮其底底若螺旋而始窮五色卵壘中央粹白者不啻珠玉井深七尺窣天成無斧鑿痕明發水溢而清泠余署曰丹井司理至而一歃屬仲淹嘗之進次馬頭巖下溪流沿洄石齒齒出鳴瀨間踈歷如列坐山人憶徙中事請復流觴司理據

高坐先登餘悉就坐則自上流浮大白隨所至輒引
手取之水既平風四面至汜汜若虛舟耳司理自高
而垂手往往止而復行獨一巨石當匯中集如白烏
宗漢揭而往吾固當爲海上翁狎之觴無留行徑醉
矣遂拊石而歌曰醉石粼粼吾當抱此以自沈更進
則片石黝然飲水中蒼蒼作龍鱗出沒狀司理言自
黃帝御天稅駕於此化而爲石盖吾族類也遂署曰
鱗石命工鐫之余自洪中置詩郵至與行會司理喜
動顏色語諸客曰吾適批鱗輒得領珠三十六峯之
上猥云象罔寧足當三百六十寸長乎更進一石衡水

上如琴水清激如撫清泠覩丹井勝司理復歎之于是奮衣登危將以一瞬而窮萬狀過半而風雨至蹌踉還故宮余聞司理明日遂行力疾無程而入中道遇宗漢蓋負責而逃至則出諸不虞倌人駕矣司理出篋中詩歷歷談諸勝事余俛仰周視若巳再升于是司理品境内諸名山此焉舉首白嶽一兜父耳直以近人而竒蓋刓劂雕幾之爲適足以悦衆庶黄山高矣深矣闊且遠矣卒然而至百無一竒如將窮四極覽八荒非羽翼不可要以柬高天而蟠厚地吐雲雨而呑三光猶之特室合宫人力無預胥乎大矣雲

門一闇闔也啓閉則豐隆主之天都壁立而出九霄無贅附無陂陁甚則飛鳥不能度猿猱不能躋視西嶽四方尤爲卓絶龍潭深三十仞空明可察秋毫假以日力而窮其源則一木皆析若也一石皆支機也猶之木處草衣汙尊土鼓脫芬華無所用之千古寥寥足音罕至賢者則邑人鄭玉顯者則郡大夫馮世雍近則程太史敏政張納言袠周太常怡羅太中汝芳三四君子而已乃白嶽之輶軒相接軫胡爲乎去此取彼哉余曰固然此其一隅也折而西北爲承相原九龍潭最勝匯則九澤遞高下則九階飛瀑則九

旂英英出雲若列九賓而陳九鼎奇之奇者也暑矣
宰公行矣胥後游此其近者也余嘗登三天子都崇
倍有半振衣决眥俛指可盡東南南國畢宗黃山此
其祖也往余以十月至聞龍吟舉酒酹之逝將再往
暑矣宰公行矣胥後游司理謂胥將挾山人游九華
山人憚暑不可茲由天目度震澤庶幾一登余攷圖
經天目之顛僅及黃山之趾此其苗裔不量可知里
社翹足以待宰公暑矣宰公行矣亟歸矣于是司理
謝客從僕受綏以行

頼上社記

六君子者社潁上則抵太函氏願定久要之言太函
氏曰嘻吾觀于社而知樂群矣古者爲羣姓立社以
和神人故爲社事則里夫興爲社田則國人作祭則
合敬飲則合驩類而聚者恒于斯聚而樂者恒于斯
蓋百嘉之會也匡廬而下無當于社而社同盟乃今
學士大夫無當于盟而社同業彼其羣膠庠若唐肆
聚鼓篋若市闤比而爲同則烏合耳豐干故有社社
者無慮十餘曹聚散無常其盟寒矣其社屋矣潁上
之社宜不其然其取數也簡其取益也忠得朋故也
六君子長方君式是爲信陵臨皐爲園浮豐據潁次

潘玄超次潘元仲兄弟也是爲汀州公聞孫公故巖栖有室以鏡川流左峙積石中野有亭以親魚鳥命曰相忘次汪景純吾宗之昭也居潁上游瀦深十仞吾宗貪采于曾受氏潁川天祚亢宗於是乎在次則方子中爲中丞公子公當潁水之會築璋溪草堂嵪嗃居庭非良士不燕見子中之與五人者友也則其良也亟見可也少者爲程用脩出昌國裔蓋與景純世婚媾同里而居都人士言吾黨之有六君子也猶戴庭之有六星也圖南之有六翮也聲有六律六同色有六采味有六和也夫既聚之社矣余安得而誓

之要其本之以經明行脩益之以博學好古亦既不遺餘力矣如必孳孳敬業庶幾乎其交也有功是範王良以馳驅討養由基以彀率也盡馬之力而不以善息必敗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必棄前功學亦宜然可以觸類時而藏修學也蓋良工也時而息游亦學也則天工也夫人之學猶天之生作而長生也以生生也斂而藏亦生也以不生生也生生者其動直不生生者其靜專故卜氏之居肆寧若顏氏之坐忘與其爲尸居寧若縣解當世二三良史類皆終歲優游時至一鳴褭然舉首此其收効較著者也夫以經

明業脩博學好古之士徒搰搰然挾筴而讀腐毫而思失得格于其心天機窒矣此則老生曲士之為也六君子然乎哉客謂司馬之倡是言無將為燕朋嚆矢嗟乎吾嘗聞道於文武矣斯道也一張一弛之道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賜不及知不弛胡張不張胡弛六君子之張久矣吾願以天游弛之如其中材也弛而不張則里社之宰在

肇林社記

余始事佛延[illegible]公于肇林[illegible]公兄事珂公同受天池衣鉢余因[illegible]公紹介逆珂公其徒正觀明宗德欽從

珂公至胤公亦召其徒文靜文徹文言文濬與俱來至郡中則自如德昂鄉勞如禮會祖意自唐昌至几十有二人分席而居諸法衆皆供役余在告屏跡洪中珂公不得余俱相期結夏以待既就席日講楞嚴經於是洪吉明理以下百餘曹以聽法至真海覺忭以下十餘曹以脩供至縉紳學士至者則方定之曆東圖陳仲魚方獻成方君在方羽仲鄭東吾程子虛吳無懷吳廷秋吾弟仲淹仲嘉山人王仲房吳仲足余病間始得問法珂公至人寂然無思公雅言自思惟入思之不得猶必蓄疑而通焉醫者以藥藥瘍善

矣不瘍而螫身以售惡用藥爲不得而疑視不瘍而
螫等耳珂公謂否不瘍不藥唯至人能長者宜未及
此瘍而內蘊不治將深即不深瘍如故也發而決之
瘍乃已譬之精舍業已歷堂皇窮奧作無問入門垣
以外曾未得其門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則臆說耳何
以故無入故也善乎洪範有言思曰睿睿作聖夫非
右無乎哉寂然無思則聖者事余謂諸佛無法法在
遺經中世絕學從心開我佛土法惟心造爲得其宗
彼直將以無知爲知無無見爲見開宗蓋自此始末流
乃復挾小知操獨見愈益支離惡門而鑿坏惡苦口

而設醴何爲者也珂公謂經以筏喻利涉將必由之
亡楫則筏不前宗是已故殤則有嘉門則有樞潰壽
運樞宜無不濟長者猶窺要耿猶不離乎文辭棄楫
中流取辦一葦抑或繫筏川上而蹻足以求前皆悖
矣余唯唯蓋將自無知無見者求之會詔趣行不得
請竊念班白且至柰何舍無礙而就不堪兩公語余
有身爲患一也善則以不堪爲無礙不善則以無礙
爲不堪蓮出汚瀆不濯而芳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長
者蓮也豈必擇地而宜吾儕猶有蓬心願無忘此會
耳衆曰善

西沙溪餘慶堂寢室記

予讀禮至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作而嘆曰孝矣哉先王之治天下乎周道之所以興也至秦好爲尊大制黔首無特祠盖孔子適三川見野有被髮而祭者咄嗟夷之謂其亡于禮也　明興制度闊畧德澤靡所不周毋論搢紳閭閻人人得緣分以盡其孝春秋肸蠁之典所在有之而吾郡爲盛郡西南畧浙而東北保界浙豫章其中若寢若祠若堂若廟者無慮數十千百而吾宗爲盛宗之奧主而秉禴嘗者曰西沙溪沙溪肇自有

宋至　明弘正之際曰富吉公者克帥近屬即其居址爲祠祠烈祖以下及于高曾祖禰凡若干止顏其堂曰餘慶志先澤也然其地不能閎擴巋然者堂在耳詢謀屢遷其議屢格迄　今上于支次公始鳩族倡義徙其祠于利人橋損巳貲搆地三百餘武爲廡爲門爲堂爲寢爲庖爲繚垣具矣當翁之集初議也謂可五百緡奏功既刱寢樓而費巳倍刱堂廡而費五倍迄門成費蓰倍矣取諸族者什三取諸巳者什七翼翼言言期以幾載始告竣事〻是功總五服咸推翁孝且賢肖其貌于祖禰之側翁復謀于工具祭

器謀于鄙具祭田腆臘烝嘗駿奔對越肅如也穆如
也濟濟如也鏘鏘如也列邑于此乎觀禮諸宗于此
乎觀成矣予方莅宗盟而討家乘則諸老相率命昆
惟茲寢門願丐一言以勒之石予惟古者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所以懼忝其宗祖也是以春秋
之事不備則懼無田則懼器皿衣服不備則懼子孫
離散而無紀則懼孤𡿨閔然而靡恤其私則懼備斯
五者利于宗黨大矣彼其備情備物豈徒爲觀美之
具乎哉抑或不然雕幾其宮而棄其祼將于野脩𩪯
其具而等其鬼于若敖綺穀其文而任其孤寒㒒遬

爲寠人子是雖富且饒貴且倨何以敎民信而作之忠其𢡟恧于翁多矣固宜其舉宗之皇皇然尸祝而俎豆之也借曰祖功宗德非翁配之而誰諸長老又言翁之戮力于宗祊者非一手一足之烈蓋自先王寢廟而下曰文林郎曰直秘閣曰金夫人墓者所奉祠寢凡四區自先王寢廟田而下曰崇福寺曰張停社者所置膏腴凡若干畝其甃白花臺甃南溪渡所治孔道凡若干尋其梁南溪梁西郭所繕河橋凡二所其創崇福寺文昌閣創里塾所資館穀凡若干人每一部署鉅者千細者百揔之費出不貲其勩如是

堂其一耳吾曹饗其利者爲有德故敢以是爲請宗大夫其竝誌諸嗟予翁不難以一人之力而贍族族不難以衆人之力而奉翁其彼此之交相重也視吾嚮所稱雕幾其宮脩髓其具以自殖者可以風可以勸矣翁齒杖于國而三賓于鄉其尊禮在鄙邑其質行在閭史烏俟予小子昆之言顧親親之徵恒自近始而松明沙溪又其近者也信而有徵可以備閭史之採擇敢述諸長老之言以爲斯堂記翁名嶶壽其其字也法得併書

太函集卷之七十五

太函集卷之七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記九首

滄洲三會記

嘉隆中興命世之作者二一在東海之東其山曰歷是生于鱗一在東海之南其山曰弇是生元美乃余不敢以同籍而齒元美元美不欲以同舍而當于鱗顧弇山之下歷山盖其讓也兩君子既以身退余方從元敬平閩元美獨多閩功嚮予而急元敬齊魯閒於文學厥有于鱗益之以元敬武功文武具矣海岱

一都會耳不亦競爽乎哉及于鱗起浙江元美待次
余既釋閩事則自浙而趨婁江元敬應　召北征過
于鱗於浙舳艫相望胥命于吳時元美治小祇園吾
兩人以輕舟微服至元美披褐而出則二客皆羽衣
敬美猶攝衣冠執士相見禮元敬以盤水奉劍跽進
曰不佞繼光嘗以戈船逐寇從大海中得巨鐵尋丈
紺青朱綠黲黷不啻尊彝屬歐冶爲良劍三司馬與
繼光各佩其一其三在櫝願歸長公于時木蘭著華
兩楹于與元美各據一本席地以華籌酒酒行累百
賓主咯然適外客以苛禮前于摽而就寢早起元美

出十絕句擊劒而歌再信徧歷諸園㡣舟吳門而別
于負匹夫之諒陰戒元美毋起家元美領之于不自
知其言無當也及于鱗庚度函谷歸流沙元美得師
而求仙于遁當大事而骨立元美聞余狀耳語余弟
仲淹伯病毀而浸以深五內之縣未解藉令躬自徵
辭以志堂斧庶幾立解而瘳余憚遠游第爲親而出
惡敢後時肖甫爲東道主預飭諸候人余溥錢塘元
敬自薊門徙南粤與行會肖甫得代期余會於弇山
元敬聞之悔曰繼光畏此簡書卒使弇山無踦注之
跡憾也肖甫與余同日至余家二仲及元瑞從則自

瑯琊而存太原託宿澹圃至則就弇山飲肖甫徑盡斗酒而驩質明相與謁曇陽觀二美出其師手作龍鳳諸篆環而聚觀厥明肖甫乗六而先二美祖之水澨又明日主人供弇山之具竟日為逍遥遊獨于避無算而飲二參仲淹卒以使酒侵坐客澹圃當弇園三之一而爽塏閒曠過之余就敬美徧觀所蓄彝鼎圖書觴澹圃者再將發復餞於弇園元美謂余明年伯耆矣貞為先師居守不能觀三天子都異日者飾不馴之辭屬敬仲往于謝曰又明年乙酉伯亦及耆昆既祥無問出入願躬奉一觴為壽以荅木桃元美

咲曰伯儻然來顧集將室以延從者于謝曰弇山之舍館富矣毋煩工師水陽之閣壁山鏡池秋爽可揮手攬也幸而即次名曰西來足吾事矣元美曰諸西來佛義猶懼不專自伯名之無如來玉第虛上座以待盖公耳留七日而後發二美祖之崑山元美爲予霑襟四座皆掩泣予遽然曰伯幸而予之盟矣胥後期無何元美謝南司寇之　詔敬美強起操功令入閩予以歲杪懸弧吳粤之使並至盖少保若予姻氏中書君並徵辭元美兼得二章于時千里之客堵觀揚揚以卮酒進且曰使少保薦南海明珠前後照十

二乘使中書君書二十四考其書五車藉於司馬有
光猶難與二章埒司馬引滿所不一言一釂者謂知
巳何元美居州而困應門屏居故里孝廉長君爲築
約圃葢參澹圃而一之夙戒典謁毋爲爲壽者通謹
謝客于遺元美書曰聞諸道路伯欲避世而先避人
秋至將尋來玉之盟背後命元美荅曰僕所避者非
伯也盟言具在其何敢辭會元敬左次孟諸業巳解
上將軍印不遠千里以輕車入新都申故約曰無言
不讐顧司馬爲司寇壽予吷曰嘻無以爲也元美方
覲淸都師玄聖蔄大椿而殤彭祖後天地而凋三光

六十之年猶一息耳又奚壽也吾方冠荊石之冠杖
邛竹之杖一從元美以修成言殆將與元敬俱行矣
幸而不距有如盟言吾其息趼於弇山退以其私問
道于約圃虛而往實而歸在此行也歸則稅境外之
駕守吾太函元敬遨遊二氏間有餘力矣又惡能以
七尺而狥三尺息壤果安在哉元敬避席曰司馬三
游繼光幸得而驂乘司冠雅言平生知我者九天之
上則唯先師六合之内則惟伯玉然則司馬之得司
冦觀其深矣乃今歳晚而愈相戚也司馬何觀嗟夫
予何足以知元美其人温而直盖由此而得師夫藹

然春溫天之所以府生物確然動直乾之所以主大生唯生生故得長生唯長生卒至無生此玄白之庭三極之矩也始予以虎豹之文貌元美曇陽氏乃得其心元美故以論著名家陵厲千古之上始之會也以講業往予其為千古游元美翩翩不啻千古之士會之再也予以負疾往時元美游方之外吾其為方外游蓋不刀圭而靈不膠漆而固相與莫逆於形骸之外毋論四友為也會之三也吾將為采真之遊聲若谷氣若孚吾其以應求往耳投之大壑煦沫兩忘吾以其有涯彼以其無涯吾以其有定彼以其無定

吾以其有象彼以其無象吾以其有方彼以其無方
廓然而無不容超然而無不下其交也石其游也天
目擊道存無煩口耳此予之所汲汲而元美盖惓惓
三致意焉莊生有言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靡然
顧化則此一時化不可爲竢其自至元美坐進此道
吾以是觀元敬又言司寇天而人貌宜何如人予曰
元美人也日進無彊僊僊乎天人也何也心游千古
是謂哲人游方之外是謂真人游物之初是謂至人
與哲人也者游良以作吾哲與真人也者游良以存
吾真與至人也者游良以要吾至哲則文明真則克

實至則精微純白備矣即上下千古縱橫萬里其斯一人而已乎元敬唯唯

大紫堂記

三天子都峽而岐出其西南則嚴邑也故名祁閶蓋襟彭蠡帶長江九華匡廬捍門夾峙吾郡文獻之邑凡六而祁閶以淳厚特聞張令君爲邑五年裒然治平舉首聞邑東洪處士高義遍命文學弟子以鄉射賓之處士固辭堅田野氓何敢辱縣大夫當賓禮會恩詔爵庶老具齒德者一級予章服令君環視境內宜莫如處士堅則奉　詔命命之毋自賢以方命處

士唯唯　上命何敢違乃登紫臺之山北面百稽首而後受令君表其閭曰褒德邑人益以是多處士而戴令君處士既冕衣裳一再服而納之笥自惟方命無上瀆命亦如之乃就故居之表考數仞之堂奉笥而及其上歲二月經始踰月告成于時姻氏胡孝廉登堂獻頌禮也孝廉問禮於不佞請署其堂蓋與吾友方仲子俱因之紹介不佞則額其堂曰大紫爲署書書之仲子曰何居其以紫臺而名之也不佞曰固也斯其一隅耳吾郡不有紫陽乎哉孝廉曰老氏夫周而西及關關尹辨其紫氣處士守雌抱朴殆亦玄

同之徒與畏佳絪縕近于紫矣不佞曰固也斯亦其一隅耳請更進之兩君子又曰昔桓公好紫而國人從其賈什倍今也處士好脩則其子孫從之矣其門將由此而大其以是乎不佞曰然非其至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爵不及丘民自饋酳之禮不躬行而丘民不知有天子要之天澤之辨理有固然久之陵夷泉府用事千金之子率以錐刀之末而賈儻來暮夬里而旦市朝冠蓋相望有司養老之禮借視聽於膠庠陰厚利而陽名高其得人也者無幾波流茀靡孰能爲坊處士不言而躬行壹以孝友爲政熈熈

乎合道於術韋而游神於葛天禮之賔禮則辭辟命之
君命則受蓋避尊朱而不避敗素長者哉令君尚齒
德以風四方有若揭竿於市辭不絕俗則漾處士之
高受不忘君則成處士之大凱弟君子民之父毋斯
其爲衆父父邪推而極之非　聖天子汪濊之澤不
及此處士登紫臺而瞻北極儼然大紫臨之陟降巘
原堂構具在翼翼昭事貽燕方來　上則覃恩下則
章志貞教遠則尊　上近則示子若孫彼其輪奐俱
美聚族而歌方斯蔑矣孝廉謂善古之爲室者必有
頌願公頌之不佞敬諾頌曰

欒欒者檀朝隮在山君子式樂以槃青青者莪盤渦在河君子式肅以歌紫臺軒起碩人之晨侯誰在矣昏姻燕喜大紫煌煌含君子之堂有房有皇有服有章子姓鏘鏘邦家之光百斯世其未央

萬古樓記

博士故家食治樓居頃自南豐來奔索居謝客日高舂而寢門闢則太函氏過之相與歷階而升專席而坐衡視三達周覷五車猴猴紛紛莊且嚴嶢且富矣博士故興高視服脩能亡慮稽古脩辭則其故業即摹書繪畫足奪專門先是取法遂初取東軺近程目

巧黜耳觀重積深藏萬有具在于時互發群櫝撫舉
其凡經自羲易而下凡若干言書自三墳史自二典
而下凡若干策詩自康衢而下凡若干什論著自老
聃而下凡若干家書契自科斗而下若干文摹自嶽
麓而下若干本繪事自輞川而下若干品鍾呂鼎彝
卮匜樽箟須琴良劍自玄鳥而下若干度振古迄今
莫不囊括雖有斂者百廢而一舉之業巳手不遑披
目不遑省口不遑問耳不遑聞窮日而跳觀庶幾乎
宇宙麼吾目矣萬古一瞬誰曰不然摟故無名强而
名之曰萬古博士敬諾猶然請申命之粤自生民以

來莫非古也其間推移積累何可勝原斯樓也斥不四筵崇不五仞浸假而塞交疏充井榦其容幾何浸假而離罔兩察鴝鴞惡在其能一瞬也顧遠近有界通塞有樞經其界則趾不及目目不及心此何以殊其所運者殊也握其樞則氣可攝精神可攝氣此何以殊其所存者殊也是故裹足而趨不踰百里正明目而視不盡一州息跰閉睫而從心即闔八荒可也未也精取物身已用之將恐竭氣取配道過作之將恐衰精有所不研氣有所不御火馳而水止官守而神行即遊八極可也何也神運心則不禦心存神則

無方廣運則可詩書可經史可竹帛金石可爐錘熙存則可神可聖可工可巧不窺牖而見萬古炳玆高明居邪雖然古猶今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百王異世其孰不波由今以前前亦萬古也由今以後後一萬古也吾黨幸得寓目於斯樓也豈一朝一夕之務哉第屏跡收視而受命於心專精壹氣而受命于神由前則萬古爲徒由後則萬世爲楷不則漫衍而無家者耳即十二何有焉嗟乎羲農不撤冕而皇堯舜不明堂而帝仲尼以删述聖矣顧刀不賢于筆簡不賢于牋如必尊古而卑今則柴氏之陶不爲薦

李氏之墨不爲章日本之雕幾不爲工朝鮮之赫蹏不爲瑟燕山之禾不爲粒禹丘之茗不爲烹要以酌諸時宜如之何其可廢也吾黨中萬古而砥其波也其將爲沿乎泝乎其將爲流乎坎乎博士勉之其斯爲神樓也

丁令君表荆堂記

孝惠皇太后出錢塘篤生　獻皇帝及　世宗入繼大統則特遣從弟邵玘從兄子邵輔迎立郢都比即位脩奉勸功玘輔益封萬戸侯執金吾如故玘生季女而淑待字京師馮几而命王恭人亟歸爲女擇

壻先是海陽程長公失當戶子惟弓韜爲皇皇雅以質剩旅四方内主居守將外求助枚卜而從蹇脩萬戶輔故以諸生善長公數言長公長者藉第令得壻宜莫如長公王恭人昔夢獲麟聞之溢喜遂納長公釆笄而歸長公長公以歲會周行則自武林之吳興之檇李之建業所至猶寓公也必載戚戚晥與俱及伯仲生結受日浹戚晥毋怙毋狎益莊事長公載之歸甯姑以大耋而操下急戚晥兢兢敬養獨得姑驩俯僂而下延陵毋敢耦嫡錢氏姬畀季壹以鳲鳩視之嫡孫女始樂綠無怙恃引而食之教之如毋待年而

字爲之畢力治裝長公旣大起家中道見倍延陵廢
視萃戚畹持家秉而代有終三丈夫子皆亢宗皆籍
胄子冢孫康功離褷而長王毋所口授古詩起民間
試有司裒然舉首次康莊次康國自外傳朝玉毋比
日必程其所受書過者時時聞絃誦聲謂其門必大
是唯毋訓非直長公之靈王恭人季年獨念女行遠
毋戚畹慕之甚急遣諸子迎養新都躬執匕拈箴以
奉口體邵自昌化伯而下世受陰符恭人有孫三人
伯季皆升司馬舉進士仲籍賔興舉造士遍跗注來
覲請奉恭人歸錢唐恭人笑曰自吾一體而分襟裾

則子女等也奉吾百體而歸藝梩則吳越等也吾安
吾女抑又安吾甥吾不復東矣而曹職在疆埸庶幾
乎爲　天子之力臣毋縶王毋爲也年九十即世戚
晥上吉而墓朱富園且爲考妣置特祠歲祀如秩節
人言恭人由得女而得壻由得壻而得甥善撰者也
楚丁令君斤斤爲政雖嚬呋不以假人顧獨多伯仲
而器康功視逢掖猶端冕時連帥填楚者爲邵曾和
蓋戚晥長孫余甲戌所舉士也令君習連帥具得戚
晥毋儀將爲之表微以風梱內則以長公故連姻先
司馬而二三兄弟雅以長長長余余始杖于鄉頏聞

月旦疇昔三子考居室則余銘其荆堂乃令願得片言表之唯司馬在至後三日戚晥春秋始耆竊唯蘭孕幽香是生九畹戚戚畹世以門楣顯則公宮之教良蘭有夢徵宜子之符也克家有子菌桂象之乃令子姓振振奕世濟美小山叢桂其在斯乎夫子非壽毋不成毋非令子不者兩者交相重矣揭以晥蘭叢桂庶得其全惟君侯定之耳令君曰善古之內德女史書之宮尹事也多賢者則閭史書之鄉大夫事也內外有善州史書之乃今則縣大夫事也有士有常職不敢不共請特書楔楔表之且揚司馬之成命

南屏社記

往余由武林而趨吳會即次西湖四方之儁不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會既而弇州聞其狀灑然快之于𠫤分韻賦詩半以酒廢旦日星散詩不成者什二三主者願載圖志如蘭亭余謝未暇是春二月復尋弇州之盟中道遇馮太史開之胥命西湖如故事既從弇州出京口避暑浮玉山王太史季孺過之胥命西湖亦如故事秋八月朏觀廣陵濤既挾二仲西歸兒無擇供扶掖月幾望元美期余弇州余信震澤宿吳江僊僊乎遊也既謝元美五宿而達北

關臬伯陳舟湖濱以當授館二太史有事君雲請更九日爲期紹介先之申以卓光祿澂父澂父之言曰疇昔之會明卿與焉二太史謂公方爲逍遙遊即留十日布衣飲無不可且也登高作賦晝視夜爲猶賢南北二峰望此久矣余俯而應曰噫游子思故鄉寧詎能踐遠遊而復霜露秋過半矣吾其爲寥天遊即跬步皆白雲鄉比日皆重九也澂父曰善今茲之會取數滋多司馬儼然臨之兄弟父子具在自四明至者則屠長卿汪長文楊伯翼自吳門至者則曹子念毛豹孫自華亭至者則曹叔重陸君策皆從長卿自

京口至者則鄔汝翼茅平仲皆從司馬自天台至者則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則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則前驅徐茂吳李含之惕思說俞叔懋曁不佞明卿則東道主也茲亦不期而集不後不先惟茲若而人東南之美具矣奉司馬爲上客不亦重乎明卿藉先世之靈客司馬之重願供刀匕以供宰夫余咲曰𣏌父欲宰社乎哉此曠昔大將軍事也明日更謁則以下旬五日爲會期先昔湖風蕩舟余徙而宿精舍未及辨色速客之使三及門披衣而視東方朝日暾矣出而進艇群山帶湖如洗𥹬雲鳶淵魚鱗羽畢察廓然四

顧萬有悉在目中叢桂重華夫容猶然獻笑冷風利涉既濟而登淨慈賓主皆野服皆籃輿乘磴而躋西閣畢至則主人請布席南向一北向二東西向皆鴈行余辟易曰君其尸我乎哉胡爲乎廟饗乃更席皆東西鄉以齒爲差余以大馬先西面北上肩隨以下皆序齒獨于行列席後不以班主人出名姬十二人將命酒余宣言曰疇昔之會酒爲政今茲之會詩爲政分體而賦各從其長拈韻爲籌雜置杯底主人屏苛禮第遣諸姬分席行杯酒什數行詩成者出席陳詩而後入席乃罷法酒命升歌如詩不成毋輒入席

則皆敬諸余得尊席其餘則置一姬當二席中四坐
肅雍悉如誓諸姬第以目相屬亡敢喁喁余詩既陳
乃庚入席諸姬魚貫而進爲緩聲歌乃命樂師房中
之樂間作頃之陳詩者遞入席則接席者當歌間歌
三終詩未成者皆起或仰屋或廵檐或窺園或倚柱
即曼聲殊態耳目不遑既而爲同聲歌行無筭爵更
爲急節詩乃畢陳于時皦日西傾光浮大白少焉赤
烏棲于觚爵一瞬千頃有若醍醐龍象經行居然黄
金界也余憑闌引滿諸姬競以水調醻之有頃二客
謁行主人送之戶外諸姬旅進士敢以夜禁干司城

余命之歸則皆踉蹌出門道矣主人復入而跡所在業已升車將貰餘驩蓋去者半余謂澂父游之善物有三得天時得地勝得人羣詘一不可乃今地勝猶昔也人羣猶昔也獨天時差良要以古人恨不同時即同時或不同域域同矣或不相遇遇矣或非其地非其時吾儕兩得其全幸之幸者也語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惟茲履舄之交固宜二大史無所預投筆東顧安得致琅琊伯仲與之神遊庶幾乎千古一快矣

攝山圓通精舍記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帝都建業晨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歲久浸廢部檄僧與善清栢逓主之比丘眞節產襄陽爲余故郡子弟初禮師明休祝髮既禮師法秀受經京師負杖而南則攝山主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餘衆覆講三十餘曹眞節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徼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于時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陸司空豫章則羅叅知並善眞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爲方外遊衡州廖度支瞠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瑯邪大士像

歸眞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像位之于左羅宗知署曰圓通精舍盖尸大士云左爲閣三逹貯五十三經供毘盧相公署曰華嚴寶閣右爲堂兩楹供西方三聖慶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蓮堂左而西鄉爲齋堂其南爲莞庫右而東鄉爲禪堂其南爲客寮又南則左庖右湢繚以周垣灌木脩竹環之後茶而前正攝提之歳秋乃告成眞節勒石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衆舍成矣茀與十方有道者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擯出居此者同堂共飯人我無生亦福堂也无則以余故嘗語佛遣弟子如敬索

碑記之顧余曾未遊于其藩何知與阼始吾求之敎矣則歛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肆葛藟而其蔓纍久之則探本始絜隆施剟有無攅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即儒於佛何加其二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槪諸中庸則彼詘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盖以聞思脩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二應顯化則千百億身因類而施各歸具足其首圓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衆所傳時而諄諄將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其言已陳藉令

聞而不思思而不脩是余鄉所謂糟粕耳于時　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趼而至不橐而興至足矣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具圓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脩斯有行空五蘊而揵其三諦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思也脩則求證證而未始有脩也斯言也亦旣折衷于吾儒其曰多聞曰慎思曰敬脩皆下學也其曰不得而式曰不思而得曰罔覺而

脩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徵之圓神而信
又何悍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求也得而
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留八月而文始成奉足
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叅知之所命名
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既立衆知嚮方明公
一言其利尤溥嗟乎余負二三君子矣大上無象有
象次之有名又次之道隱于有言下也乃若大衆之
所皈依本諸身教身法身也汝師勉旃

海陽三異記

國初疆理甸服海陽故縣上腴慕羶者蟻附之殆難

為令丁令君以國士起楚殿公車既應制不收其曹乃大望令君謝曰第能為邑卓魯何負公孫遂奉檄之海陽朞月而治歲乙酉白雉雛西牧野人擭而獻之庭令君放之齊雲不佞應泰安取此人言令君稟精曰抒文明白雉乃馴不樊而神王矣疇昔越裳貢周衆都賦漢其曰休徵何所異之異純德也邑西陽山故患虎居人徇周道戒宵行令君方辟羣凶解文罔日將夕衆逐虎虎突招提若械而驅穴际而入伽藍殿一土偶為鬼卒夔足自什折虎腰衆跡而斃之患遂絕人言南陽北渡宜莫如海陽何所異之異服

猛也丁亥春王二月鄉大夫饋赤鯉一沿瓷甕而畜之邑齋令方上程書　嚮命且至齋居夜讀聞甕鼓浪砰礚有聲鯉一躍而風雨從之乘霧而上人以爲神魚也古論琴高何所異之異升聞也昔之良令以三異顯則其政有常　太上方以卓異程庶司要亦不斷異而異不襲常而常斯卓乎其不可及已今下車與民更始深察非常之原其政斤斤其民秩秩異矣民猶知有令也及其久也定章程務休息其政沕穆其民唯盱滋異矣民不知有令矣及其成也與民相忘令如標枝民如野鹿民不自知何以得令令不

自知何以得民異之異者也于時鳥獸魚鱉率以非常爲常則類應之矣孰隆施是天人之際則然哉鄙人目擊于其鄰庶可傳信將爲史氏嚆矢故特書不一書

詹氏古梅圖書記

臨川割地而縣樂安自閭右詹大通奉故居爲縣治始既自徙龍岡之麓斥地數十畝治集芳園深入爲足閒亭亭下古梅崇廣方丈輪囷盤攫作虬龍形光寧供奉馬麟爲圖筆精入妙其後八世孫曰文敬九世曰儀則葺園亭而拓之諸勝園鉅公觀梅有賦其

詩則當時體其人則皆高名載郡志中若戴式之吳幼清虞伯生鮮于伯機揭曼碩是已其後歷年三百御史公明甫起家繡斧東巡首按吳越觀風所采購是卷于藏書家麟之圖框之書二妙具在披誦皆與志合始知舊物光復吾家什襲珍之出入與 璽書並載又明年督學 高皇帝畿內略宛陵而璧新都郡大夫逆之郊授是卷以觀不佞屬郡大夫三致意第志其所從來不佞幸一寓目而饜奇觀敢不唯唯夫自紹興以迄萬曆無慮五百年甚者神器屢遷夷夏迭主唯是雕蟲遺蹟疇能懸之東壁瘞之二酉藏

之柱下鋼之壁中也與哉彼其問鼎郟鄏窺辟邯鄲不無人矣卒之合而離離而合不成而守不扃而嚴不脛而行不膠而傳是在宗祊厥有龍靈良用賚我文孫引而勿替延津合浦曾何足云客言麟父遠故擅國工麟宜避父一合遠溺麟甚率遠筆而麟名又言伯生伯機並以詩名取重此一詩也志稱伯生所作卷出伯機所書即書法擅場其名不舛則佚然皆不可致詰惟博古者辨之嗟乎古梅穎矣故園墟矣獨是卷爲燕大呂爲晉鐘光大訓河圖皆是物也要以芬華畢謝而詹之鼎盛乃在人文人亦有言物瑞

無若人瑞人瑞無若天瑞御史公方建首善斌䃾與
三代同風此天人之瑞也即不佞越在草莽當與都
人士縱觀其奇無論鼎之實席之珍矣

八冠記

余學雜服獨喜著古冠始結縉爲之視漢留侯武侯
冠法蓋敝者二吳袁生工剞劂爲紫檀冠祝融虞鼎
冠弗戒既登大岳得竒南香冠則　世祖祠事上玄
尚方製也七梁屬武是爲卷雲旋得竹冠斵根而倣
古制二冠各容一握于余寡髮爲宜及入侍中種種
滋甚尋得玉冠一琥珀冠一倫于嚮者什之三大司

馬客靚匏冠色如蒸栗巳又得犢犀栗角色亦如之兩者並出天成奇矣尋復得小古冠二其一鐵冠其一陶冠冠法視奇南益精其重直以銖計奇之奇者也駿鸃氏曰冠以首服象天宜無當于樂樂由天作故相通樂者何八音是巳鐵金也玉石也縮絲也竹則竹匏則匏陶者土之變也角者革之餘也奇南琥珀皆木之屬也八音諧則樂成八法具則冠正其斯以為夫子冠